

惊

魂

JINGHUN

午夜12点

悬疑惊险小说
系列

【注意】

今夜十二点钟的恐怖

葛冰 作
力作

惊

魂

JINGHUN

午夜12点

悬疑惊险小说
系列

【注意】

今夜十二点钟的恐惧

葛冰 作
力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十二点/葛冰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7

(悬疑惊险小说系列)

ISBN 7-5007-4735-7

I. 午… II. 葛…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517 号

插 图: 武凯军

责任编辑: 蔡国筠

悬疑惊险小说系列

午夜十二点

葛 冰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3.75 印张 2 插页 51 千字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 11,000 册 定价: 4.70 元

ISBN 7-5007-4735-7/G · 3527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黑暗中，他把手伸到地上的大口袋里摸着，脸上忽然显出极恐怖的表情——

我问：“你摸到了什么？”……

—

余东的爸爸是医院里值夜班的，病了。

余东想叫我和他一起，替他爸爸值一宿夜班。

晚上九点钟，我们来到医院后边的值班室。一个穿白大褂的瘦老头，怀疑地看着余东问：“你爸怎么没来？”

余东说：“他病了，发烧三十九度。”

瘦老头皱着眉头嘟囔着：“叫孩子干这事？”他显然对我们不放心。

余东忙说：“我们都是中学生了，而且只值一宿。”

瘦老头拿起桌上的一大串钥匙和一个手电筒说：“走吧，我告诉你们怎么值。”

我们出了房间。

楼道里静静的、黑黑的，透过玻璃窗，看见前面的楼里隐隐亮着灯光。

瘦老头儿指着亮灯的地方说：“那边是急诊室和病房，不归我们管。我们负责巡查后面，是夜里基本上没有人来的地方。”

瘦老头儿打开了楼道的灯。一排排的日光灯亮起来，向着前方伸延。在我们面前出现一条挺长的楼道。

瘦老头儿带着我们沿着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往前走，经过两边一扇扇紧闭的门。

瘦老头儿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各种办公室、研究室。再往前，安防盗门的一排房间是药品室。”

走着，走着，瘦老头儿忽然不作声了。

楼道里的灯似乎也不像前面那么亮了。两边光是墙壁。整个就我们三个，长长的影子映在水磨石地上，更显得孤零零的。

我们走到了楼道的尽头。前面出现了两个岔道，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两边的楼道都是黑漆

漆的。

瘦老头儿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

“咳，”瘦老头儿咳嗽一声，不自然地说：“用不着害怕，没什么可怕的。”

他这一说，我倒有点儿紧张起来了。

瘦老头儿又说：“其实啊，有些东西乍一接触，害怕得不得了。可是你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都是不会动的，有什么可怕的？”

我猜到他说的是怎么了，我感到浑身一阵发冷，望着黑漆漆的楼道，不由自主地问：“您说的是太平间？”

在昏暗中，瘦老头儿的眼睛盯着我说：“你只猜对了一半。跟我来。”

他转身向右边的楼道走，我们忙跟上去。

不知怎么搞的，他竟忘记了打开楼道的灯。

我们在黑暗中走着。余东小心地提醒说：“灯，您忘记了打开楼道的灯。”

瘦老头儿也猛然想起来似的说：“哦，忘了。已经走过了。”

他停在一道门前，按开门旁边的电灯开关。

门上的灯亮了，晃着我们的眼睛。瘦老头儿摆弄着那一串钥匙，摸出其中的一把，打开门，

我立刻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来苏水味。

瘦老头儿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回头对我们说：“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夜里要巡查三次，有些房间还要进去看看，比如前面装药品的房间，还有这间……”说着，他骤然闭住了嘴。

他打开紧挨着门口的电灯开关，屋里亮起来了。

我发现这个房间有点儿特别。房间墙壁从上到下全都贴着白瓷砖，有些像厕所或浴池。靠里面墙有一个很大的池子，里面好像注满了来苏水。那股强烈的气味就是从池子里飘来的。

屋子中间有一个白瓷砖砌成的手术台。手术台另一侧的大玻璃柜子里放着许多亮晶晶的手术器械。

瘦老头儿对我们说：“这个房间要看。尤其是这些手术器械，别丢了。当然，要是害怕的话，那池子里的东西甭看。要真是有小偷也绝不敢躲在这池子里面。”

我忍不住偷偷向池子里瞥了一眼。人的心理就是这样，越不让看的东西，你越想看。

可我只看了一眼，便立刻被吓得心脏“扑扑”乱跳，忙转过脸。



余东的脸煞白煞白的，他一定也看到了什么。

出了房间，瘦老头儿锁门。

我悄悄地问余东：“你看见池子里有什么了吗？”

余东小声说：“一条腿，一条白色的人腿。”

我说：“不是腿，是只人手。”

瘦老头儿似乎听到了，说：“甭争了。人的腿和手都有，里面的东西多着呢。都是供解剖、研究用的。这是解剖室。”

我们都吓得不敢吭声了。

瘦老头儿嘟嘟囔囔：“唉，我说让孩子干这事不行嘛。唉，反正一宿，凑合着吧，再找人替换也来不及了。”

瘦老头儿告诉我们：再往前面的两个房间是标本室，放着各种各样的实物标本，有许多是放在大玻璃瓶子里的。

他正要带我们去看，突然，从另一边的楼道里隐隐约约传来人声和脚步声。

瘦老头儿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说：“大概又送人来了！”

我好奇地问：“什么人？”

瘦老头儿冷冷地说：“死人。那边是太平间。”说着，转身急匆匆地往回走。

那边走廊里也亮起了灯。远远地看见，两个白衣护士推着一辆手术床走过来，床上鼓鼓的，蒙着白床单。

两个护士已经打开了一扇铁门，正将手术床往房间里推。

瘦老头儿一边往前快步走，一边满内行地说：“是外面送来的，不是本院病房里的。大约又是什么急症或暴病死的。”

那两个护士推着手术床从房间里出来时，床上已经是空的了。她们在门口停下来和瘦老头儿说着什么。

我们站在这边，远远地看着。

余东说：“那床上的人不见了。送到里面去了。”

我说：“我看见了，那里面可能是太平间。”

余东说：“也不知道送进去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说：“甭管是男是女，反正是死了。”

两个女护士推着手术床走了。

瘦老头儿向我们走来，离得老远，就告诉我

们：“我说是外面的吧。是个女孩，被汽车轧死了。年纪和你们差不多。”

我们俩心里慌慌的，谁也没说话。

瘦老头儿愤愤地说：“那司机也缺德，轧死人，还跑了。现在还不知道肇事者是谁！”

我问：“那女孩家里知道吗？”

瘦老头儿说：“大概还不知道，刚撞死的。”

他说着，又责备我们说：“刚才你们怎么傻乎乎地站在这儿不动？值夜班，哪儿都要看。这会儿有我带着你们，你们都不看，一会儿我下班了，只剩你们俩，就更不敢了。”

余东胆怯地说：“太平间也看？”

瘦老头儿说：“当然要看。”

我说：“里面可都是死人。”

瘦老头儿说：“死人倒是没法动了，可有活人。上个月还出了一档子事，还真有人到太平间去偷尸体。”

“偷尸体？”我和余东一起吃惊地问。

“那怎么着？”瘦老头儿振振有词地说，“偷人体器官。所以一定特别注意这儿。”

回到值班室，瘦老头儿一一地嘱咐我们，要按钟点出去巡查三次，不能偷懒。每

在值班日志上做记录。有一般情况，可以按左边的铃，叫值班医生。每天晚上都有医生在楼上值班。要是紧急情况，就按右边的红色警铃。注意，电警棍是用来对付坏人的，别乱使……

瘦老头儿提着书包走了，临出门时，又告诉我们：今天值班的医生姓卢，是一位技术熟练的外科主治医生，有什么问题，尽可以上楼去找他。

楼道里的灯暗下来了，是瘦老头儿关的，只留下靠近值班室的一盏。

二

屋子里就我和余东了。楼外面黑漆漆的，四周楼房的窗子也都是黑的，从楼房的空隙中，可以看见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灯光，那是医院的急诊室吧？

我看了看手表，是十点一刻，平常这会儿我都该上床睡觉了。现在我却在值夜班。反正明天

是礼拜六，可以好好睡一天。

我和余东从书包里拿出数学书和作业本。余东的数学期中考试不及格，他正想让我帮他补习补习。

房间里静静的，可以听得见墙上挂钟“嘀嗒嘀嗒”的响声。

我正要讲，余东突然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说：“你听。”

楼道里传来“嚓啦嚓啦”的脚步声。我们从面向楼道的窗子向外看，只见一个影子在楼梯拐弯处，一闪便不见了。

我说：“有人上楼了。”

余东说：“是值班的卢医生吧？”

我说：“我们去看看。”

我拿着手电筒，余东拿着电警棍，出了值班室。

我们刚上楼梯，就看见楼梯拐角处站着一个人。

那儿的光线比较暗，好像楼梯的灯坏了，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生气地问：“是谁？用电筒乱晃什么？”

我慌忙关上了手电筒。

余东大声说：“我们是值夜班的。”

“值夜班，不是应该是余宏伟吗？”

余东忙说：“啊，那是我爸爸，他病了，我和同学替他值班的。您是卢医生吧？”

“啊，是我。”他不耐烦地答应着，又急急忙忙地说，“你们下去吧，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

他转过身去，又往楼上走了。

我们俩也转身下楼，到了楼梯口，我停住脚步，问：“你说他是卢医生吗？”

余东略微一愣说：“咱们也没见过卢医生什么样，可是他知道我爸爸的名字。”

我说：“咱们偷偷上去看看，他要是进了办公室，而且开了灯，那就是真的。”

我们俩蹑手蹑脚地上了楼。看见办公室亮起了灯，从门上的窗子上隐隐看见，他在屋里穿白大褂。

余东轻轻地舒了口气，说：“是真的，没错。”

我们又往楼下走。余东在前面，到楼梯拐角处，余东低声说：“小心点儿，这儿黑，别踩空了。”

我正要回答，突然看见那拐角处还站着一个人，就站在余东的身后。

一个浑身白色的影子。

我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

“你怎么啦？”余东回过头来，诧异地看着我。

他一转身，影子又移到他身体的另一侧。

难道是我眼花了？

我使劲揉揉眼睛，啊，那影子还在。

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的影子，在楼梯黑暗的拐角处轻轻地晃动着。

这又是我的幻觉？

可那女孩的面孔，我怎么看得这样清楚？连她的眉毛和眼睛都看得十分清晰。她长得很美，可满脸是痛苦的表情，白色的衬衫和短裤上，还沾有血迹，殷红的血迹。

还有她的下巴和脖子，也沾满了血。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

“你看见什么了？是不是你眼睛的特异功能又看见什么幻象了？”余东吃惊地盯着我问。

那女孩的影子消失了。我眼前漂浮着一片灰蓝色的雾。

哦，是幻觉，黑暗的楼梯拐角除了余东，什么也没有。

可我心里一点儿也不轻松。

虽然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我的眼睛是不是有某些特异功能，是不是我真有某种心灵感应，可已经有不少次了，每当我眼前出现这种怪异的幻觉时，总会随之发生一些极可怕的事情。我知道，余东也知道。

果然，他紧张地盯着我，追问：“你到底又看见什么了？”他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还胆怯地回头四下看。

我还是别告诉他为好。

我哼哼唧唧地说：“没什么，咱们赶快回值班室吧。”

三

在值班室里，我给余东讲着数学题，脑子里却老是在想：我看见的女孩的影子是谁呢？她为

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呢？

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是那个被汽车轧死的女孩？

难道是她的鬼魂？

这么一想，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连讲话也结巴起来。

余东也好像心事重重，表情极不自然。他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嘴里嘟囔着：“还差四十五分钟，就到十二点了，咱们就该巡逻了。”

我说：“为什么非要等到十二点呢？咱们可以提前去。”

我心里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坐卧不安。我是想看看那太平间里的女孩，她要是和我在楼道里看见的影子不一样，我就用不着这么害怕了。

余东说：“咱们巡逻到太平间时，可以看看那女孩。”

啊，他也是这样想。难道他也预感到什么了？

我心里惴惴不安。

我们拿着手电筒和电警棍，在亮亮的楼道里走着。

头顶的日光灯发着苍白的光，给人一种冷清